

偶逢聖運得列官叙過蒙殊獎特被鴻私出
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
天恩與禪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
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公鍾漏並
歇筋骸俱老彌留沉頓待時益盡顧無試效

上蒼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
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
擁蕃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攬
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沉痾良用憫惻今令驃
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為
予自愛猶冀與安期於自瘳是夕覺盧生欠
身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
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期
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悵
然良久謝曰寵辱之道窮通之運得喪之理
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
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呂祖志

事績志

神通變化二十二條

武昌市桃

洞賓遊武昌詭為道人生惡瘡露腹潰爛卧

第一

於黃鵠山下口稱摩我肚摩我肚人見臭穢

率不敢近初不知摩我度你為隱語也次日

又詭為貿易人山下賣大桃人來買者即扣

其故見人皆云買與兒與女與並無說買與

父與母與者具人大嘆世情偷薄將桃盡拋

棄之懸於山崖爛成跡今黃鵠山下建有仙

跡亭云

武昌賣墨

洞賓遊武昌詭為貨墨客墨一笏僅寸餘而

價錢三千連日不售感笑傳有鼓刀王某

曰墨小而價高得無有意耶自以錢三千求

一笏且與客劇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戶

者乃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數磨金

一笏上有呂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武昌鬻梳

董二

洞賓遊武昌天心橋詭姓名鬻故木梳索價
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嫗行乞年八十餘
龍鍾偃僂禿髮如雪洞賓謂曰世人猶目
前藥常見吾空價貨敝微物豈無意而千萬
人咸無超卓之見尚可與語道耶乃以梳為

媪理髮隨梳隨長髮黑委地形容變以衆始
神之爭以求梳洞賓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
見乃投梳橋下化為蒼龍飛去洞賓與媪不
見

羅浮畫山

洞賓遊羅浮朱明觀至小巷中值道士他出
獨一小童在童揖曰先生坐此乎遂竊道士
酒以獻洞賓滿飲使小童盡其餘童不屑童
素患左目內障洞賓以所餘酒喫其目忽然
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于壁山下

第二

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
命也然亦當享壽壽言訖飛入石壁隱去及
道士歸見所畫山微壁內外大驚曰山下三
口乃畫字非呂先生乎後童果百五歲而終

廬山淬劍

洞賓遊江州廬山真寂觀隔河渚劍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劍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洞賓曰且劇飲無相窮詰既醉以筋頭書劍詩一首于壁

曰欲整鋒鋞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鳴手中氣藥水三尺石王精神蛇一條姦血默噴流水盡凶豪今逐清痕消前平浮世不平事與兩相將上九霄題畢初見若與字而墨迹燦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劍詩曰有道

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無形法劍則以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但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劍殺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為母氣為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去其氣而人將自沒或假

於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常也言訖因擲劍于空中隨之而去

廣陵散錢

洞賓常遊廣陵市以十千錢散之坊陌暨翼

日晚視之十千拾者無遺止遺其三一落泥中一落草中一落井中磚石縫去井口三寸許最後有兩人汲水見而爭取之復嘆世人財利之心如此也

捏土為香

宋朝張天覺為相日有縵縷一道人及門求施公不知禮敬戲問道人有何仙術答以能捏土為香公請試為之須更香煙罷道人不見但留詩於案上云捏土為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呂

洞賓

水化成酒

馬善東都人熙寧初舉進士不第學道一日與一侯道人行汴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體秀骨異目如明水面無塵土馬召啜茶且飲

食之侯性素嗜吒之羽士曰吾有不死法侯詰之羽士曰汝有何法侯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璧羽士曰子所為皆非正法侯曰子何能曰吾能壯吾氣清香神侯曰何謂壯吾氣羽士曰但試觀之乃吐氣射酒肆去

燭數十丈而燭立滅復吐氣吹侯面若驚風大發凜凜不可支三人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功即勤苦修煉行即濟人利物侯曰弟子平生以藥濟人非功行乎羽士曰子殺物命以救人命是

第二

殺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疾自佳語及曙羽士別去曰吾將逐湘水之濱矣與子酌別于柳陰下以百金令侯市酒適無酒羽士以瓶一隻命侯取汴水一瓶以藥一丸投之立成美酒三人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

曰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生來走天下即是姓兼名既別二人思之乃呂洞賓也

墨化成金

韓忠獻公琦晚年始延方士洞賓鷄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曰汝何能答曰能墨試令為之即掘地坎搜焉韓不悅洞賓和捺坎中泥為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乃良金也上有呂字破之徹肌理韓追悔無已

紙中方竅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瘰癧幾委頓泣別親舊

曰吾死矣夫閨閣中一物皆捨得獨鶴髮老
親無托奈何語未竟俄有道人扣門語趙曰
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摺其中為二方竅
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燒一幅灰之調
乳香湯塗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道人
不復見矣始悟兩方竅乃呂字也

石上方竅

梓潼董道明家富善玄素術常蓄少女十人
纔有孕即遣去後置新者常不減十人之數
晝夜送御無休息而神清體健面若桃紅或
經日不食年九十有七止如三十許人尤好
誇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玄女送酒或言素
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為真仙
也一日洞窟詭為乞人登門妻不識之叱使
去洞窟以兩足踏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三

寸婁始驚異延置坐右曰子非乞人也出侍
女歌游仙詞命之酒洞窟口占望江南詞酬
之曰瑤池上瑞霧馮群仙素練金童銜鳳板
青衣玉女嘯鸞笙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
玉京山唱徹女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

海水又桑田侍女進蜀牋請書洞窟有紙尾
倒書徹紙首字足不遺空際曼大驚喜方欲
請問道要洞窟曰吾已口口相傳矣妻請益
復曰吾已口口相傳矣俄登門外大栢樹杪
不見後數日妻忽不快吐膏液如銀者數斗

而卒口口相傳之說與夫石上兩方竅皆呂
字之寓也

仙樂侑席

陳公執中建甲第東都親朋合樂俄有藍樓
道士至即洞窟也陳公問曰子何技能曰我
有仙樂一部欲奏以侑華席腰間出一軸盡
掛千柱上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
使下如人累累列於前兩女執幢幡以導餘
女奏樂皆玉肌花貌嚴態嬌音頂七寶冠衣
六銖衣金珂玉珮轉動珊珊然鼻上各有一教

黃玉如蒸大而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
清徹煙霄曲調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物女
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五女人學道成則身
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諸神皆化而為此公
亦頓覺香陳以為幻惑頗不決道士顧諸女

曰可去矣遂皆復上盡軸道士取軸張口吞
之索紙筆大書曰會經天上三千劫又在人
間五百年腰下綉鋒橫紫電爐中丹焰起蒼
煙纔騎白鹿過滄海復跨青牛入洞天小技
等閑聊戲爾無人知我是真仙末題曰谷客

書即出門俄不見陳謂谷客乃洞窟也悔恨
欲抉目未幾謝世

管片泛波

涿江筆師翟某喜接方士洞窟往謁之翟館
于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翟翟游
江之許嚼筆管為二片浮於波上洞窟履其
一引筆師効之翟師怖不敢前洞窟笑而濟
及岸俄不見翟始知其為異人也旬復來
自挈飲食翟覺其為也翟拚鼻謝弗食洞
窟太息曰若不能忘食吾以肉醬兩甌遺君

逐去不復見開視甌皆盡金也兩甌者非
兩大甌之類乎

鱸魚再活

洞窟遊廬山酒肆見剖魚作鱸曰吾令此魚
再活鱸者不信洞窟以藥一粒納魚腹中良

父跳躑如生繪者驚試放於江圍圍洋洋悠然而逝竟洞賓不見

寶輪現相

紹興中一縣官喜道術建大齋寶錄宮方士大集角技能洞賓詭姓氏寓焉自贊其能異

眾取藥少許真諸掌吹數過俄紅暈四溢成寶輪相現洞賓二字眾大愕覓之不見矣

小兒化鶴

常州天慶觀真仙堂塑洞賓像有小兒賣豈日過其前見其儀狀敬仰之每盤旋不忍去

一日瞻視嘆息間像忽微動引手招之持一錢買豈見不取錢悉以舂中豈與之像有喜色以紅藥一粒授焉使吞服即覺恍惚如醉

還家索紙筆作文章詞翰皆美至于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不茹烟火食唯飲酒啖棗如是

歲餘聞市曹決死囚急往觀正行刑之際忽空中有人批其左頰一小鶴從口吻角飛出捫其頰已半枯矣遂愚俗如初

真錢兒手

台州仙居民王三入市逢乞子賣泥塑呂先

生像買歸供事之香火甚肅小兒年十歲許亦每日敬拜嘗牧牛山坡見白衣道人過前亟從牛背躍下挽其袍呼為呂先生道人曰汝安得以此見稱且何為識我兒云你便是我家供養的面目衣裳一般只是身體長大

雙

不同耳道人笑將一錢寘兒手戒之曰汝要買物喫時但用此儘取儘有惟不得向人說

兒喜歸家密白其父開手示之纔用一錢畢

又有一錢在手經月餘父忽起無厭之心施行畚於傍命兒伸手拂之不已錢隨而墜下

至三日所得十餘千明日不復有矣

餅店洗木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什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一店祈願解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泥卧門左餅師殊

苦之與之錢不受餉之餅不納先是風折大

木居民解為二莞正臨門側以待過客店去

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忽起縛茅為簾

蘸水洗木楮楮兩時又卧其上往來望見

者皆惡之及門即返餅終日不得賣客亦捨

去辭主人曰毋怒我明日携錢償汝直當倍售矣遂行或謁覺欲坐見光彩爛然乃濃墨大書呂先生四字取刀刮之愈削愈鮮明深入木底上下如一觀者如堵自是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二年二月聞壽卿說親見

雙二

其洗木時云一清癯道人也

九

華亭附舟

紹興二十八年華亭客商販蘆蓆萬領往臨安巍然滿船晚出西柵一道人呼于岸欲附載商曰船已塞滿全無宿卧處我自露立豈

能容爾道人曰與汝千錢但輟一席地足矣商曰遇雨奈何道人曰更與百錢買蘆蓆一

領遇雨自覆商利其錢使登舟坐於蓆上僅容膝不見其飲食便溺在途亦無兩到北關乃辭去曰謝汝載我使汝多得二十千相報

商殊不曉適是年郊祀大禮青城用蘆蓆甚

廣臨安府懼之凡販此物至者每領增價錢

二文盡買之遂贏二萬撤却既畢最下一領

有墨書六大字曰呂洞賓曾附舟字畫遺勁

好事者爭來觀視知為仙翁明日商入城過

衆安橋逢此道人賣薑于市揖之曰你原來是呂先生想能化黃金可多與我道人笑曰爲我守薑今還店取金來疾守至暮不復來乃畫薑歸庸庸人也不復懊恨聞者爲之太

醉繪仙像

峽州遠安民篤言仙佛嘗作只羽純陽會道流盛集齋罷一老兵從外來着青袍麻鞋挑兩箬籠弛擔踞坐呼索食却之不去其家尚有餘饌即與之又求酒昇以小樽一吸而盡至于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君家貴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何齋會告以故曰倘呂真人自來亦識之乎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笑曰我却是他狀貌結

衣履穿結與客無異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遇表飾懸奉之特淳熙七年新昌鄒兼善主簿傳其事

杜家園會飲

紹興十六年王寅祖爲湖北提刑司指使儼舍于張四官人店武陵杜昌言家有小圃雜花正開以三月六日邀王張并外兩三客聚飲半酣各摘茶蘼柿巾三俄一道人着青衣道服披蓑背笠袖中各有物揖衆曰諸君高會能容我預席乎杜延之坐酌酒巨盃一飲而盡大嚼肉噉不留遺餘放箸微笑精神可掬請借酒爲諸人壽杜令少侍道人曰吾亦有酒在此便當奉償乃付以一觴聽其滿勸坐客不敢辭獨謂王曰君氣宇軒昂有學道之質但恨世事未除耳且飲我酒即探袖取

曰諸君欲見之乎遂解背上箬笠擲起騰身丈餘跨一白鶴而去錫餅亦亡矣

踐錢入石

宋景泰間邵武軍衙前殷姓者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以三錢施之未嘗少倦一日有道人持樓扇乞錢適逢殷以他事遽怒形於面色連以三錢擲樓扇中隨墮於地道人以足踐之不顧而去殷乃自拾其錢則已固結磚上不能動夫觀者駭異道人杳然不見殷以鋤挖出磚見磚背有詩曰平生大願度三千直到於今不得圓特持此來應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

更名顯化一十六條

呂元圭

洞賓遊江夏詭爲呂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爲人言禍福事甚驗一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之是夕提點刑獄喻陟行部至鄂首覓呂已不見得其平日所與往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曰無有喻屬以聲色將皆之岑答如故喻命搜其家得所遺卷長歌一首

論內丹事喻省之曰此呂先生也元圭者折先生二字其惡人者謂喻迫之云

思屯乾道人

金陵萬鐵老人號與石性醇慕道以召箕自給每召即呂祖至一日忽夢呂祖與說八卦

雙

士

又夢言某日客來有手書可求之至期果客至求得其書乃卜事為卜者十餘年隆慶庚午得末疾以帛絡臂左手執杖而行十一月二十一日早與過普德寺下輿見一道人呼鐵為老兒鐵應曰我不幸得偏枯疾乃如此道人厲聲曰何謂偏枯偏枯樹榮悴相半必屬之火人豈如是耶問疾始于何時曰今七月二十一日曰此密雲不雨之象也鐵聞其言乃曰善藥乎曰不善乎曰不曰然則何以度日曰乞於市鐵見繫一瓢曰乞用瓢乎

曰然鐵問道人希姓曰乾又問號曰思屯曰何謂屯思之何也曰屯於義為難思屯嘗以難自思也我六歲隨師故不知色若酒與財氣則尚有之但能自遣不似汝致跌爾又問答良久為說屯義乃曰今汝以肝氣致疾即

也也因呼老兒可往橋上行鐵不覺扶杖行出寺東門又呼老兒再往前一行鐵辭不能道人若畧以手強拽者遂有橋及兩花之巖倚樹而坐以手捫鐵腰腎曰瘦乎曰不又捫至膝曰瘦矣又見手懸帛將手向衣內上下

雙

士

捫者三曰幸瘦可愈又曰爾五臟皆火不必藥惟武夷茶能解以東南枝生者佳烹以潤泉葉豎立投以井泉即橫鐵感其意乃問所寓曰清元觀可問思屯乾道人因別去鐵歸其疾頓釋步履如初及人毛傳驚問其故曰公遇仙矣思者絲也加屯純也乾陽也所遇乃呂祖因至清元觀訪之止塑像在焉

回道士

滕宗諒子京謫守巴陵洞賓詭為回道士上謁風骨嶮秀談論俊辯子京異之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人來到宜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洞賓大笑俄不見子京使人繪其像置於岳陽樓

回道人

江州太平宮道士十餘輩集于庫堂有客自

稱回道人掉臂徑入傲睨四座眾起相謂曰妾人紛紛多竊此名以自衛特可詭俗耳吾曹何取焉皆去弗顧唯胡用宗揖入坐小軒雍容款接奇其風骨待遇加敬既而索酒飲徐顧左右覓刀刮土漉酒激液就掌搏和吹

噓成墨錠擲之案上鏗然有聲語胡曰善哉之餌此亦能去病取視香氣四發郁然襲人殆非蘭麝可比後邀胡登樓飲酒醉以目暮笑而去明日胡起郡未且抵成門逢其自城中出笑而顧旋聞關吏言半夜時回道人已在此候門矣胡益異之歸驗所假刀半已化金色稍服所遺之墨累年後貌不少改而酒量日增異日道人又至敝衫破帽麻鞋草屨自挑二壺胡問壺胡所有傾視之皆藥銀也始悟為真呂翁拜以師禮禮和長生之術有

雙

士

更似南津港再遇呂公船之句其孫嘗出其祖所繪黃襖前像誠清峻絕俗云

回道人

洞賓遊長沙詭為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算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

上言有能以錢滿者當投以道人爭以錢技鐘竟不滿有僧驅一車錢戲曰汝鐘能容之否道人唯唯及推車入鐘憂憂有聲俄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占詩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

遷變身固非我有財亦何足戀易不從吾遊騎鯨騰汗漫僧益驚疑欲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今償你取片紙投鐘祝曰速推車出良久不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鐘寂然僧擊鐘碎有片紙題一詩曰尋真要識真

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俟君久矣以車還之錢皆在曰我呂公也始謂汝可教今惜錢之念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不及矣遊太平觀亦標道人

回處士

尚書郎賈師雄藏古鐵鏡嘗欲淬磨洞窟稱回處士謁焉乞試其技筒中取藥少許宜鏡上辭去曰俟更取藥來追之已不見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

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如玉

回山人

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遇湖州東林沈山自稱回山人用石榴樹皮寫絕句於壁詩云西鄰已富愛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

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一稱回變見後

回後卷

洞賓遊秦州天慶觀時道流悉赴鄰郡黜席獨一小童在洞賓求筆欲書壁童辭以觀堂新修師戒毋汚壁乃曰但煩貯火殿爐欲禮三清既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瓜畫壁書曰石池清水是吾心剛被桃花影倒沉一到却山宮闕內銷閑澄慮七絃琴未題云回後卷書壁絕高非手所能及衆嘆異始悟回為呂

後養者先生反對

谷客

元豐中東京有道人稱谷客與布衣滕忠同飲酒將起以藥一丸遺滕滕素有風癖服之即愈遂別又二年於揚州開明橋東遇谷客

坐水次招滕滕取路跨橋而往至則無所親始悟其為洞賓也快快未幾卒矣前云題詩後潭州官會

守谷客

崔中舉進士道過巴陵旅寓即歌沁園春樂

章二

六

章洞賓適以補墜隱市井間質其所歌曰何曲也崔曰東都新聲也曰吾不解書子為書吾詞崔為書其詞曰七返還丹云見崔問姓氏曰吾生江口長山口今為守谷客翌旦訪太守言之此呂洞賓也丞令召之叩其戶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排戶而入闥無人矣壁有詩曰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廬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崔與太守歎恨而已

昌虛中

微廟時有一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履怪異飲酒無量啖生魚肉至數十斤引冷水數十斛天大雨雪平地七八尺餘自埋入雪中旬日不出雪盡復起行於深潭水面如履平地又善草書作檮藤遊絲勢一舉垂

數千絡繹不斷人爭攜楮以請往往不與昌字虛中呂字也

無心昌老

橫浦大庾嶺有富家子慕道建庵接雲水士多年一日象建黃錄大齋方罷忽有一襤褸

道人至求齋衆不知恤或加凌辱道人題一詞曰暫游大庾白鶴飛來誰共語嶺畔人家

曾見寒梅幾度花春來春去人在落花流水處花滿前蹊散盡神仙人不知末書云無心

昌老求五字作三樣筆勢題畢竟入雲堂良久不出迹之已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矣始知昌字無心乃呂公也衆共歎惋

感無心

江西吉水縣大江之濱有玄壇觀一日道侶皆下山齋事止留小童在觀偶一道人青巾

白袍緩步入觀投宿小童以師不在拒辭不許道人索筆題詩壁上云寒裳攬步尋真宿

清景一宵吟不足月在寒潭風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患衆心書詩成擲筆而去次日師歸小童偷述道人求宿吟詩意道衆往觀字

勢飄逸不凡向房內視之墨跡透壁方知爲純陽祖師筆也嘉靖三十九年洪水泛濫觀宇傾圮而詩壁挺然獨存灰泥不剝見者異之乃爲本地勢家強取昇至半途過一嶺傾落石上至今尚有灰跡墨痕存焉

賓法師

青城山丈人觀黃若谷風骨清峻戒行嚴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治疾良驗而得人財帛即以散施貧乏洞賓詭爲賓法師上謁留月餘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爲龍蛇雲霧飛去治鬼召將必現其形通人言語足踏成雷目瞬成電呵氣成雲噴唾成雨又善畫不用筆墨但含墨水噴紙帛上自然成山川花木宮室禽獸人物之狀略加拂拭而已每畫得錢即市酒與若谷痛飲若谷飲素無量每

第二

六

爲賓所困一日若谷問曰先生操行異常人必自神仙中來還可語吾道否曰子左足北斗七星缺一爰能成道耶更一生可也若谷驚曰賓公殆聖人矣蓋其左足下有黑子作北斗七星狀而缺其一未嘗爲人所知故

也復問壽幾何洞賓倒書九十四字于壁作兩圓相圍之即別去始悟兩圓相乃呂字而賓姓其字也後若谷四十九歲卒果符倒書之讖

同客

熙寧中江南有李先生者自號同客人持荻笠輪竿敲短板唱漁家傲又爲鳴榔之聲以祭之音清悲激如在青霄其詞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覓處風和雨玉龍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不受與酒即不辭後以甲辰二月終瘞之無尸始悟同客者即呂洞賓也

黃襖翁

長沙鍾將之仲山嘉定已巳自金陵罷官歸舟次巴陵南津晡時俄覩一舟過焉舟中一

第二

九

黃襖翁風貌奇龐凝然佇立熱視仲山良久仲山窺其蓬中無他物惟船頭有黑甌罐十枚蓬前兩青衣童垂差立仲山意其必徑渡既而僅行二丈許即回楫而黃襖翁已復端坐蓬後夫再熱視仲山良久俄失船所在仲

山始謂爲巨闔不與之語至是恍然驚訝知其爲異人也翼且往呂仙庵拜禮真像果儼然衣黃衣亦有兩青童侍側而其貌則皆與昨日所見者惟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真仙感歎無已作水調歌頭詞有更似南津港再

晉謁儒門八條

謁丁晉公

○丁晉公謂倅鄱陽洞賓作一秀才往謁曰吾唐呂渭之孫也經史百家無不通究因與晉公言君狀貌大似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後晉公果大拜而竄海外信似贊皇矣

謁張參政

張公洎早年家居洞賓謁之與公洎講周易併言孟子存心養氣之旨公洎在後文章日進因索紙筆作八分書詩一章微示他日將佐席之意卒章曰功成當在破瓜年後張果參政後十六歲卒俗以破瓜爲二八蓋其

識也

謁武昌守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纔下僅八子即曰太守負矣守曰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

吾子已分途據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見守令人遍

城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纔至郡治前則聞笛聲在東門至東門則聞在西門至西門則聞在南門至南門則聞在北門至北門則聞在

○黃鶴樓前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末書一呂字

謁鍾弱翁

鍾傳弱翁帥平涼洞賓幅巾衣白紵衣上謁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其氣局閑雅指牧童曰道人能詩可賦此乎曰是兒自能之牧童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

既別人皆見其擔三大甕長歌出郭或報弱翁曰甕二口此呂公也亟追之不復見矣

謁石國監

石介守道爲國子監直講一方士稱回叟上謁袖出詩曰高心休擬鳳池遊朱紱銀章寵已優莫待禍來名欲滅林泉養浩預爲謀石

遜謝不悟其首延以酒食日將夕叟辭石留之宿曰吾孤雲野鶴安可留也既而期年因賊孔直溫謀逆石嘗有書與之坐貶卒

謁王岳州

○太常博士王綸守岳州有道人上謁貌清癯短褐不掩胛語音清圓綸問世系回曰世系不必問所請教者奕碁耳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日云暮乃酌以酒問何方人回以詩曰仙籍班班有姓名蓬萊倦客呂先生凡

夫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綸驚訝聞已失之矣庭下煙雲瀟然移時不散

謁石舍人

石舍人王休因避身有權樓樵夫持斧而前眉目秀整議論清快石問卿里及世系曰老

夫生于河南移居於終南山呂渭之裔也所學者起于老子此外無所為石曰終南有佳處曰佳處甚多因舉陶隱居詩曰終南何所有所有惟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石異之款留二日極談出有入無超生離死之法將別曰吾將往岳陽以丹一粒遺石服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

巴陵犯節

洞賓行巴陵市太守出犯節前驅執之太守置諸獄令書款日迫脯無一碎吏逼之洞賓曰須我酒醒更日汝不憂罪尚以酒為解也言未竟俄失之但遺一幅紙曰暫別蓬萊海上游偶逢太守問根由身居北斗星杓下網挂南官月角頭道我醉來真箇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認却駕白雲歸去休

太守驚曰此呂翁也夙與焚香謝過一日於水盆中見馬巫召畫史圖之與滕子京本絕類也

呂祖志

卷三

事蹟志

卷三

經遊寺觀十條

金鸞寺題詩

洞賓抵四明金鸞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家象曰莫道家家虛空也遂佳其言題詩于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脚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虛空也不看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八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海澗千峯曉

廬山寺見夢

廬山開元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定坐見一道人來謁問曰師謂道惟坐可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舍嗔淫殺為甚方其坐時自謂無此心矣及其遇景遇物不能

自克則此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乎因與珍歷雲堂見一僧方酣睡謂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試觀此僧良久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蛇長三寸餘緣床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而去及出軒外度小溝繞花臺若

駐翫狀復欲度一小溝以水溢而返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刀揮地迎之蛇見長縮尋則往至床右足循僧頂而入睡僧遽驚覺問訊道人及珍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褰裳度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欲度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覺道人與珍大笑而謂珍曰以床足為門以涕唾為供以溺為醜以溝為江以花木為美女以刀為賊人之夢寐幻妄如此珍曰為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多嗔薰染變化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受生於蛇中矣可不懼哉吾公也見子精恍可以學道故未教子珍遠隨之而往不知所終

開元寺贈金